



唐“九霄环佩”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在广州聆听了古琴演奏家李蓬蓬演奏的千年古韵《流水》。她用来演奏的古琴,名叫“九霄环佩”,制作于唐代,已有1267岁“高龄”,现为私人藏家收藏。据统计,现在存世的唐代古琴不足20张,其中名叫“九霄环佩”的仅有5张。

谁人所斫

由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九霄环佩”琴曝光率最高,被视为“鼎鼎大名”和“仙品”,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九霄环佩”即专指此琴。实则,“九霄环佩”是一个很常用的琴名,南朝宋谢灵运所撰《琴谱》即有“九霄环佩”之名。至唐代,“九霄环佩”又为西蜀雷氏所斫古琴名品。清代《五知斋琴谱》“琴背选刻字样”中,“九霄环佩”更是被排在了第一。

今存名为“九霄环佩”且被琴界认为是唐代雷氏所斫的传世古琴共有5张,《中国古琴珍萃》一书多有收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九霄环佩”琴的铭文中,有言“雷氏斫之”,然究系雷氏何人,后人亦不详。据该琴文物鉴定档案记载,史树青先生等曾推测该琴或为唐玄宗时期反抗安禄山叛乱的宫廷乐师雷海青所斫。然此推测无实据支撑,不足为信。

另据清人李调元《雷琴歌》可知,西蜀雷氏历代斫琴名手所斫之琴各有名号,大体为:“雷威造有‘松雪’字,雷霄制有‘松风’声。”“玉润”名泉雷迅斫,“九霄环佩”雷文成。其余雷盛与雷珏,不出“灵开”“冰清。”若此说成立,则可推断“九霄环佩”琴当系雷文成斫制。

唐代“雷琴”

所谓“雷琴”,是指唐宋时期西蜀雷氏家族所斫的古琴。

传说上古时期,蜀地便已形成“风土爰琴”的风潮。其后历代,古琴斫制都极为兴盛。隋时,蜀王杨秀曾召集四方工匠汇集蜀地,“斫琴千面,散在人间”。至唐时,蜀地更是斫琴名家辈出。

在蜀地众多的斫琴名家中,尤以雷氏最为著名。在宋代的文论中,盛赞雷氏斫琴的言辞俯仰皆拾,如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十《黄处士》讲道:“琴最盛于蜀,制斫者数家,惟雷氏而已。”苏轼《东坡志林》也记载,蜀中雷氏家族以斫琴家而闻名于世,自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始,至武宗开成年间(836—840)的一百余年中,雷氏家族斫琴之人未曾中断,“世(代)有人”。黄庭坚《玉芝园》一诗中,有云:“爱君雷氏琴,汤汤发朱弦。”对于“雷氏琴”,其后的蜀中学者任渊在《山谷内集诗注》中注释为:“雷氏,蜀人,善制琴,为世所宝。”

唐安史之乱后,西蜀雷氏斫琴名手雷伊曾被玄宗召入内廷,命为“鼓琴待诏”。或许正是这一缘故,雷氏所斫古琴更加受到琴人的推崇与喜爱,渐渐被尊称为“雷琴”,或“雷氏琴”“雷公琴”等,后世文人更有“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之赞誉。

筹备三年之久的犍陀罗艺术展目前正在故宫文华殿展出。此次展览是国内举办的最大规模的犍陀罗艺术展,共展出203件珍贵文物,其中173件是巴方文物。它们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塔克西拉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伊斯兰堡博物馆、迪尔博物馆、斯瓦特博物馆和洪德博物馆。文物的时代跨越巨大,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不等。文物类型多种多样,既有造型精美的大型雕像、精致的金银器物与首饰,又有讲述佛教故事的石雕、佛塔建筑构件等等。剩余的来自故宫的30件文物,大多从古代犍陀罗地区通过高原丝绸之路上的斯瓦特、克什米尔等艺术中心进入中国西藏西部后辗转来到故宫。这些文物都展现出中国与巴基斯坦文化艺术交流的悠久历史。

“譬若香山”与北京香山

此次展览的名字叫“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这里的“香山”指的是什么呢?和北京香山有关系吗?“譬若香山”出自佛经,“香山”最早出自佛教的经典。据记载,释迦牟尼出生在迦毗罗卫国都城,都城附近有一座著名的山:犍陀摩罗,翻译过来就是香山、香山、香醉山等。唐代的《俱舍论光记》中就写到,这座山的香气令人闻之欲醉。释迦牟尼在世时,他的弟子许多都在香山修行,之后也有很多信徒在此修道。所以香山是信众们心中不灭的家园。佛教传入中国后,香山之名也随之而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登上这座高峰修行。于是,我国就出现了很多以“香山”命名的山峰,著名的北京香山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古代犍陀罗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即今天巴基斯坦境内,西边是兴都库什山,东边是喀喇昆仑山,包括今天的白沙瓦谷地,印度河东侧的塔克西拉,斯瓦特河谷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河上游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展览从古代犍陀罗文明发展的角度,为观众展示犍陀罗文化的艺术魅力及其影响。

香遍国:多元文化下犍陀罗文明的诞生。这里自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起曾先后受到波斯帝国、孔雀王朝、大夏、安息、贵霜王朝统治,最终在公元465年皈依吠陀(白匈奴)入侵犍陀罗。频繁更迭的统治者,为这片土地引入了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多样的文化相互融合碰撞,奠定了犍陀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基础。

犍陀罗艺术的辉煌。有了多元文化的基础,繁华的文化有了自己的发展。在犍陀罗艺术的早晚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特点。早期的犍陀罗艺术深受古代希腊和罗马艺术的影响,比如来自地中海的建筑装饰纹样,有着波浪卷发造型的古希腊、古罗马雕塑特征。而晚期的犍陀罗文化受到了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主要用石膏造像,本土化的艺术风格日趋明显。

千古之音

「九霄环佩」的故事

□吕伟涛

苏轼曾藏有一张纪年为开元十年(722)的“雷琴”,其上铭文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雷家记。八日合。”铭文中“八日合”三字究竟为何意,竟然连大文豪苏东坡亦未能明了。南宋诗人陆游《昼卧初起书事》一诗中记述,在贫病交加的艰窘之境中,不得已将自己珍藏的“雷琴”典当,换钱以作家计之用。然而陆游对心爱的物仍时时惦念,“忽有故人分禄米”,顾不得移作它用,便“呼儿先议赎雷琴”,对“雷琴”的珍爱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唐代“雷琴”发音独特,后人对其多有探究。明人《太古正音琴经》有载,蜀地一僧人欲求证“雷琴”发声原理,不得已破拆其珍藏的“雷琴”,方得究竟:“其岳不容指,而弦不收。其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雍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其精妙如此。”

而唐代蜀中雷氏的斫琴名家也众多,明代张应文《清秘藏》卷下《叙斫琴名手》有载:“斫琴名手,汉蔡邕,后隋则赵耶利,唐则雷霄、雷盛、雷威、雷珏、雷文、雷迅……望皆其选也。”

不过,同是“雷琴”,然在历代琴人的眼中仍以“最古者为佳”,即以雷氏第一、二代斫琴师制琴为最佳。对此,苏轼在《东坡志林》中道出了缘由:“然其子孙渐志于利,追世好而失家法,故以最古者为佳,非贵远而贱近也。”由于雷氏子孙“渐志于利”“追世好”,以致“失家法”,“雷琴”的传承在唐晚期已经趋于末路。

琴名雅意

“九霄环佩”琴以其名称之雅意而闻名于世,在现存古琴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关于“九霄环佩”琴名之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范子焯先生曾指出,“九霄”表示天空的最高处,比喻极高或极远的地方,亦指仙人居所,是世人追寻、向往的极乐胜境;“环佩”为古人所系的佩玉,后多指女子所佩的玉饰,因女性佩玉多为环形,故称为“环佩”。

其实,所谓“九霄”“环佩”,都是明代正统《道藏》中常见的物语,故雷氏“九霄环佩”琴之雅名实寄寓着神仙家出世绝世的思想。

在古代诗文中,“环佩”也通常是指女性神仙的饰物,如南朝宋人刘义庆《异苑》卷六:“刘元字幼祖,少与武帝善,而轻何无忌,遂不相得。乃去游吴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临风长啸,对月鼓琴于剑池上。忽闻环佩音,一女子衣紫罗之衣,垂绀带……”刘元在剑池之上鼓琴长啸,使神女紫玉受到了感动,故而现身在他面前,并为他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而在朦胧的月夜里,紫玉罗衣上的环佩之音,似乎格外悦耳,格外动听。

宋人唐公佐《三洲岩》诗云:“我来须访神仙宅,好听云端环佩音。”明代秦朱朱诚冰《小鸣稿》卷三《女仙图》诗曰:“天风飒飒吹霓裳,九霄环佩声琅琅。”明人黄佐《泰泉集》卷八《中秋白莲沼上见月》诗载:“万里河山看桂阙,九霄环佩听娥仙。”可见,“环佩”仙气十足,与人们对道家神仙的想象分不开。

由于“九霄环佩”在古代流传广泛,所以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中看到这种“雷琴”的雅名,如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七·下称:“吴越节使雷氏琴,号九霄环佩。”同为陶氏所著《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古琴名》中,同样录有“九霄环佩”。明初李昌祺《剪灯余话》称:“贾(虚中),闻人柯敬仲友也,工诗,善画,家藏古琴三张,曰琼瑶音、环佩音、蓬莱音,皆敬仲所鉴定。”“环佩音”,可能与“九霄环佩”有关,当然也是一种“雷琴”。

当代瑞典汉学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在《古琴》一书中,对“九霄环佩”也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中国现今收藏的所有古琴当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唐代的‘九霄环佩’了。‘九’这个数字按中国的传统可谓极数,含‘至高’之意,因而常与皇权、帝位关联。如‘九鼎’意为传国之宝,象征国家权力‘九重天’,与瑞典所说的‘七重天’相当。琴名中的‘九霄’指的也是极高的上空、仙界;‘环佩’是中国古人佩于腰上的玉制饰物,相碰时能发出悦耳的叮当之声。”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九霄环佩”琴腹上刻有苏轼题跋诗一首,曰:“蔼蔼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诗中“九霄环佩”多变而美妙的琴音做了精准的形容,“九霄环佩”琴声若蔼蔼春风拂面之轻柔,仙人琅琅环佩之悦耳,春燕呢喃作语之温婉,潜伏苍海老龙之低吟。

走入香遍国

——浅探“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

□安 静

在与宙斯为首的奥林巴斯神族的战斗中失败并受到惩罚,以双肩支撑苍天。阿特拉斯神话传到犍陀罗地区后,常被塑造为大力神的形象,多位于佛塔或者建筑物的下层,呈现蹲立或屈膝坐姿,以肩或手臂来支撑上部的部分。

雕像艺术 展厅中的C位是尊巨大的佛立像。这尊雕像上的古希腊、古罗马雕塑特征很明显。高挺的鼻梁、波浪卷发、有流畅衣纹的薄衣、面部轮廓都是明显的欧罗巴人的特征。这样的造像风格也深深影响了我国云冈石窟、莫高窟的佛教造像。此次展览海报选取的“转法轮印佛坐像”表现的是释迦在萨尔纳特鹿野苑初转法轮时的情形。此尊像面容呈完美的椭圆形,五官匀称,形象表现自然,头顶内髻较小,具有典型的晚期犍陀罗风格。

佛教故事 展厅中与佛教故事主题相关的文物占了大部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故事,这类故事主要讲了释迦牟尼前生的事迹,说明释迦牟尼修成正果是经过若干世的善行最终成功的。故事内容曲折、情节生动,还有鲜明的善恶观念和复杂的伦理思想。譬如“二妇争子本生”这件作品,一母夜叉抢得一男孩,强辩说是自己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争吵起来。菩萨为断明此案,在地上划出一条线,将孩子置于线上,命双方拉拽孩子,谁能把孩子拉向自己的一方,孩子便归属谁。孩子在拉拽下大哭起来,生母心疼,松开了手,于是菩萨断定“心痛孩子者必为其母亲,而只顾拉拽,无动于衷者必为假冒”。动画片《九色鹿》就是依据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的。一类是佛传故事。通过将讲述释迦牟尼此世生命历程的作品按时间顺序呈现出来,方便观众直观地感受佛陀一生,包括他作为迦毗罗卫国的太子降生、历经苦修和降魔最终修成正觉、终其一生弘扬佛法并度化众生、最终在娑罗树下涅槃的经历,从而感受到犍陀罗艺术对这一题材的艺术呈现,体会到犍陀罗地区对佛陀个人的缅怀,以及对佛教基本精神与教义的世俗化表达。譬如比较著名的“太子诞生”描绘的就是摩耶夫人手攀树枝,悉达多太子从其右肋诞生降下,帝释天手捧花巾接住太子。整件作品与《修行本起经》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此次展览旨在通过从犍陀罗艺术的诞生、巅峰、衰落三个时间段串联起不同时期极具特色的文物,将犍陀罗艺术深受希腊艺术、印度艺术等多方艺术影响的结果呈现出来,同时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古代佛教造像有着深远影响,为今天的人们复原古丝绸之路的辉煌起到了重要帮助。同时,此次展览也是响应“2023中巴旅游交流年”,展现了中国与巴基斯坦文化艺术交流的悠久历史。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馆员)

诗书双畅溢清香

□刘永泽

这是一次诗文书史综艺展,展现了碧海荡舟、华彩四射的艺术成就;这是一次传承文脉、拥抱时代的汇报展,表达了盛世华章、墨雅诗畅的文人情怀;这也是一次荆楚文化交流的晋京展,彰显了湖北文艺界的创作成果和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

熊召政先生的书法得家学传承,从小抄经文习碑帖读古诗,练就了童子功,在传统文人化境况熏陶下形成了文人化气质的书法审美和形态,洋溢着书卷气,清雅质淳,铸墨传神,清和恬静,研道养气。其后,熊召政的书法创作是在文学写作的土壤里同步而生,走的是一种从自然实用书写而上升到艺术抒怀状态的路径,我写吾诗、我言吾志,赢得了心手双畅、诗书双俊的美誉。这次展览,其书法作品主要是书写自己多年创作的诗文联赋。因此观看之后,有一种滋润心田的亲近感和与时代同步的家国情怀。书与文相映,文与书相合,记录了德崇真善美、艺尚精气神的艺术追求,其作品端庄内敛,平和静逸,显现出的是一种清正文雅、端庄秀丽的文人之风。在一度嘈杂浮躁的环境里,尤显得弥足珍贵。

观看《翰墨中华》展览后,深感其特点之一是:诗书双畅,珠联璧合;文人书风,端雄清雅。其端雄的韵味往往以楷行的笔调、碑意的线条展示出器宇轩昂的正大气象,如赏故国神游篇章中《题勉县武侯祠》的龙门对“荆州荆州益州一生事业千秋相,隆中汉中关中东半世功名五丈原”,联庄词工、字端气雄,这幅作品堪称佳作。熊召政先生在故国神游篇中有一副对联《题汉中石门陈列馆》中写道:“天下英雄归汉室,笔底风涛入石门”,可谓诗书合璧,精神飞扬,有气韵酣畅,意精妙之豪趣。

熊召政在书风上借鉴传承了沈尹默先生清秀爽朗的气质,其清雅的特点体现了文人书风的三气,即清雅之气、明丽之气、静逸之气。如其在荆山楚水篇《冬日游神农架》《游西陵峡》两首五律诗中,似秀女淡妆描眉,有清雅之至态;在《菩萨蛮·珞珈山赏樱》中,见云心鹤眼,观啼莺舞燕之景象,饱含明丽之气;在《书房自撰联》中写道“晨习兰亭无人扰我,夜读离骚有鸟窥帘”,表达了“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的静逸之气。书香灵秀、诗韵雅和,形成了他独辟新界的书风特质。

我见证过熊召政与贾平凹之间的友谊和书展交流的盛况。2014年,熊召政诗文书法展在西安举行,贾平凹为书展题名,那是一次荆楚文化和三秦文化的拥抱。他们俩都有文人的睿智和书家的性情,见面常常是开玩笑打嘴仗,熊召政可以用地道的陕北话和贾平凹对话交流。贾平凹有着秦腔的豪爽和幽默,熊召政有着楚调的婉转和风趣。

“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茶若其人,其人死在。”从书法上来比较,“贾”以碑为主,体现出西北汉子的朴拙厚实;“熊”以帖为主,展示了南方人的俊秀儒雅。共同点是他们都以文来支撑和润养其书,以书来显现文的内涵和韵味,追求的是诗书双畅、美美与共的艺术格调,对传统的人文书风是一种传承和践行。不同点是秉性和取法不尽相同,因此所呈现的审美趣味和表达也各有特点,这是当今文人书法较成功的案例。

熊召政崇尚和喜爱苏东坡,他在《寿苏文》中写道:“文倾国、字傲世、诗词绝代……先生若无黄州,必不能成东坡;黄州无先生,必不能壮文脉……众仰先生,仰道统之风范;我寿先生,寿中国文人。”熊召政也是在学习和效仿苏东坡,广集博览,综艺览胜。散文诗激情豪放,古典诗词格调清新,长篇小说史诗重器,书法作品翰逸神飞,历史话剧浪漫警醒,真可谓风樯阵马,八面威风。书香养我文脉,传承东坡风骨,成为他艺海跋涉的人生追求。在他担任湖北省文联主席期间,倡导文艺家深入生活,耐得住寂寞,把出精品作为第一要务,创作了历史长篇小说《大金王朝》等4卷,读史笔记《百年明朝一鉴开》,文化讲坛录《文人的贵族精神》等一批作品,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成为一位中华文化的“行走的歌者”。

作家水墨

熊召政书法作品



熊召政手稿

